

郁郁文华 灼灼其画

● 恽甫铭

今年,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会长郁文华先生诞辰100周年。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指导单位,上海中国画院为学术支持单位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为主办单位,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为承办单位的“郁郁文华 灼灼其画——郁文华先生诞辰百年作品展”,将于12月10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。我们藉此机会,向郁文华先生表达由衷的感恩之情和深切缅怀!

出身于苏州太湖边小山村的郁文华,历史机缘让他先后成为画家蔡铎、张石园、张大千的学生,沪上诸大家也给了他丰富的艺术滋养。无疑,转益多师中,张大千先生对弟子郁文华的艺术影响是最大的。他铭记恩师大千先生赠他《荷花图》并题的诗:“疏池种芙蓉,当轩开一朵。暗香襟袖闻,凉月吹灯坐。”诗画辉映,含义深邃,意境高远。现在读来,仍令我们遐想万千。

郁文华先生从一个书画店的穷学徒,成长为享誉画坛的海派大家——“郁牡丹”更是世人皆知——探索的道路非同寻常。他常常感慨:“艺术之路有道不尽的艰辛曲折,能一辈子跟书画结缘,是我最坚定的精神支柱和无穷动力。”郁文华先生的肺腑之言,振聋发聩,足可启迪后人!

郁郁文华,谦谦君子。灼灼其画,德艺双馨。音容宛在,手泽犹存。欣赏先生的精品力作,追寻他波澜壮阔的艺术道路,学习



他努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,创作不负时代的优秀作品,勇于探索海派新辉煌的典范,是举办郁文华先生诞辰百年作品展的意义所在。

(“郁郁文华 灼灼其画——郁文华先生诞辰百年作品展”展览日期:12月10日-12月14日;展览地址: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。)

我祭我车

● 倪超英

一刹那、一瞬间,天塌地陷般的灭顶而来,一切那么突然,突然到猝不及防;突然到让残酷的生死考验在一秒钟内发生。

这就是车祸。当发现自己还能喘息、还能平静地打120、平静地问医生“我有生命危险吗”的时候,摸着头上两个拳头那么大的包,还是感觉自己仿佛就在死神的跟前晃悠着。当我坐上120去医院的时候,看到我的车,已经上了拖车,颜色依然那样火红热烈,一如你这么多年载着我走南闯北的艳丽和精气神,阳光而又热烈,只是整个身形已经被撞得完全扭曲,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车身已经没有了,只见你蜷缩着在拖车上,显得渺小而又无助。不知道你是不是比我更痛?如此体无完肤一定很痛很痛,只是你不会哭泣不会叫喊,一如你一向以来的默默无闻地承受着一切那样,沉默是金吗?直到宣布你报废的那一刻,我依然在想着你有一天还能回来。可是你终究回不来了,横梁断了三折,别的就不用说了。

看到你的样子,都说我是类似车祸中少有的幸运者。我如此幸运,我想一定是在为我赴死,你用你的粉身碎骨换得我的无大碍。颅外伤、顶枕部皮下血肿,医学的诊断严谨而又简单,而痛和苦却没有那么简单。痛定思痛,常为你感到痛。我可以反复检查慢慢康复,可以等待相关的保障,而你不行了。那天去修理厂,看到你在墙角,好可怜好卑微好无奈,想起六年来,你载着我东奔西走,风刀霜剑沙尘冰雪雨狂水急,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;我来去匆匆,都没好好地为你擦个身什么的,你就这么走了。拼死护主,视死如归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,哭你再也不会停在我家楼下拥抱着我,哭你从一个完美之躯变成一堆残肢,哭你连最爱的食物汽油也吃不下了。多少次,我下意识地走向红色的车,以为那是你;多少次到楼下,看不到你静静地候着,泪水就涌出了眼眶;多少次,午夜梦回,在你的怀抱中奔向远方……

10月8日中午的那一场车祸,从天而降。中环下匝道口,前前车突然变道,前车刹车,我的驾驶员也刹车,轮到后面的车直挺挺地直接撞上来,地上,连刹车的拖痕也没有。不知道开车的在干嘛?!就那么一秒钟的意外,让人出生入死。让一座山毫无征兆地压了过来,可怜你命为我挡了这场灾难,可怜你就是这样与我生离死别。

安全行车万年大计。

我祭我车,辛苦奔走近10万公里,却因别人的过失而命丧于奔跑的路上;我祭我车,在这里我只想,驾驶员在路上,自己的和别人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脚下,对己对人负责,请谨慎驾驶,安全第一。人命关天,你没有权力藐视他人的生命,你的命别人的命都是命,敬畏生命,请你做到;我祭我车,你之不幸,毁于一个人,是我让你遇到了“马路杀手”,那天我哪怕晚上车一分钟、早上车几十秒,你就不会遭遇厄运,你之牺牲救了我,而我却不能为你做什么;我祭我车,哭泣哭泣再哭泣,伤心伤心又伤心,真心希望车轮滚滚的城市,人人平安、车车安好,也不枉我的车“死”于非命。

白果树下,有扇小门

● 刘希涛
(外一首)

哦,朦胧里透出一片晶莹
地时常在我的梦中闪烁
有双白果样的眼睛
窄窄的门缝里
白果树下有扇小门

护士小姐

在窗外打更
像一阵轻风
在我身边逡巡
昨夜,你的脚步

绽在樱唇
像深情的紫罗兰
呵,一朵祝福的微笑
将旭日霞光邀请
今晨,你拉开窗帘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陈峨

多给父母一点「磨蹭」的时间

● 程中学

曾经,父母都是做事干净利落之人,说一不二,今天的事情绝不拖到明天再做。尤其是母亲,看上去瘦瘦的,但她的性子更急,在家与田土之间,不管是挑粪还是施肥,母亲就像一股风,来去自如。

小时候看父母在一块大大的稻田里插秧,天还没亮,父母就已起床。厨房里,锅碗瓢盆被母亲碰得叮当响。可以想象,他们两个人一定是父亲在往灶膛里添柴火,母亲在做一天的饭菜。待到“咻溜”一声,菜进了热锅,香香的香味便充盈整个家。那时候,枕着这样喷香的味道躺在床上,也是我童年的一种幸福。

那天,天刚亮,父母就已吃过饭,踏着一路的露水,把天晚上就已拔好的秧苗一前一后挑到稻田里开始插秧。早起的社员无不惊叹父母的勤谨。父母顾不得和人搭讪,只低着头弓着腰插秧。太

阳从东方升起来,她们沐着朝辉在稻田间不断移动。当太阳慢慢爬到他们的背上,他们也无动于衷,连汗水都顾不得擦一把。他们一手握秧苗一手插秧,一起一落很像饿急了鸡啄米吃的样子,既快又狠又准。中午,父母也是借吃饭的时候歇上一歇。饭菜还是我按照母亲的叮嘱送到地里的,那时,我已睡足了觉喂好鸡鸭和猪仔,看着大大一块翻田心里既发空又发虚。最终在夜幕降临的时刻,父母完成了插秧计划。他们的速度一度让整个生产队的人惊叹;他们种出的庄稼丰收的成果在整个乡也是数一数二的好。父母的勤劳和言出必行的精神一直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

在父母的影响下,我从小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说到就要做到绝不犯拖拉的毛病。干家务上班做事也是风风火火,用朋友的话来说,我走路都是带风的。这绝对是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。可是,近几年,父母做事的速度却慢了下来。特别是我回家的日子里,不管他们干什么,都显得很“磨蹭”。父母一生一起辛勤劳作,早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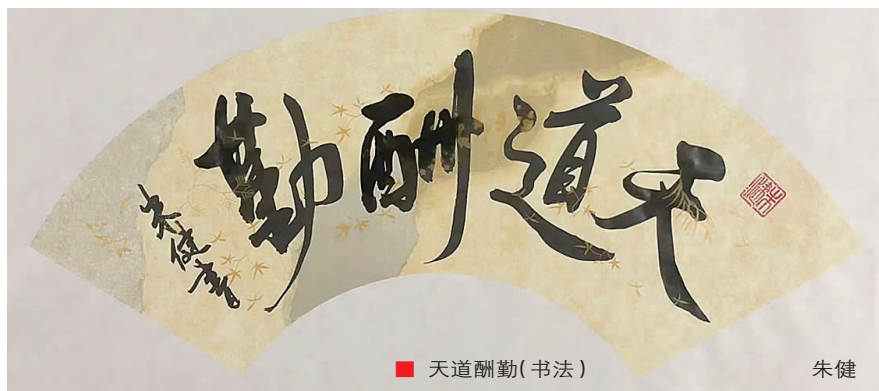
养成了一起下地一起赶集的生活方式。哪怕去地里摘个菜,上集市买个酱油盐巴,也要一起去一起回。每次我在家,他们有事也不去做,有活也不会去干,拖拖拉拉不愿走出家门。如果我跟着他们,他们倒会很高兴,脸上都是藏不住的喜悦。我发现,父母毕竟年岁渐长,看着他们开始佝偻的腰,是他们该休息的时候了。可真正让他们放下劳动,他们却又闲发慌,整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有次,回家度完假,收拾东西该去车站返回城里上班了。父母显得心事重重,父亲使劲往我包里塞吃的,母亲神色不安地要我再喝一碗她特意为我熬的冰糖银耳汤。汤还有点烫,母亲又端来两碗放在饭桌上,我们三个人一起喝。看着母亲一心一意地搅动着银耳汤,让汤慢慢变冷。时光仿佛在这一刻慢下来,将父母脸上被岁月镌刻的皱纹放大,将生命中他们给予我的爱与温暖无限放大,使他们对我的爱也如这香甜的银耳汤一样暖心。

我端起一碗母亲熬的银耳汤,猛灌了一口。母亲急忙制止:“慢些喝,慢些喝”,还像小时候一样拍拍我的背。“以后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汤的时间会越来越少,你慢些喝,多陪我们一会儿……”父亲终于忍不住说。

原来,父母的“磨蹭”都是为了我。他们的“磨蹭”不过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,他们在拖延我离开的时间。我晚一刻离开,就会多在家呆一刻,多陪他们一刻。

给父母留点“磨蹭”的时间吧。爱会在这点时间里延续,亲情也会在这时间里升温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父母“磨蹭”,那真是一件圆满而幸福的事情。



■ 天道酬勤(书法)

朱健